



槐樹坡

□黃海子

一 槐花深处

老家的地名和大多数地方的地名一样，是遵循某一个特点而人为取名的。譬如某湾住着姓的人多，那里就叫某家湾；又譬如哪里坡上什么树多，那里就叫什么树坡。

因为地名常有时光在搅局，我常常会在各个地名间犯迷糊。但在我记忆里，槐树坡这个地方，却是我怎么也搞混的。

每年槐花开放的季节，附近的大人就会吩咐家中的小孩子去槐树坡的槐树上摘嫩槐叶和槐花回家，用它们掺和了主食来将就我们的一天三餐，顺便也节省一些粮食来应对偶然的意外饥荒。

槐树坡的槐花林里有一户人家，也是偌大的槐树坡里唯一的一户人家。这户人家的家里，也只有一个人。

这个人是个邋遢的男子，满头的发总是乱着，如山坡上被风吹乱的野草，一脸的胡子也乱长着。槐花开的时候，他的头发上胡子上总挂着被风吹落的槐花瓣，那花瓣在他的胡子上，像一粒粒白色的饭粒。

大人们说，槐树坡这个人不是本地人，是外地到这里来的。他是因为自己深爱的女子埋在了这里，他才把家搬到槐树坡深处的。

大人们还说，槐树坡这个男人失去了爱的人，从没看到过他的悲，只看到他曾经清亮温暖的眼睛变得深不见底，且发出阴森森的冷气。看一眼他的眼，人就如会进了冰洞里。

或许是我们采摘时弄出的声响有些大，有时候槐树林那户人家的男子会从林子深处钻出来，望向我们传出声响的地方。我们发现他在望我们的时候，赶紧低垂了眉眼，生怕一不小心看到他那双让人发冷的眼睛而掉进冰洞里。

二 情深几许

我最早的家在塆上。

我们家从塆上搬到陈家湾是我上小学那年。

我们在塆上的家，总共只有一间半房屋。一间睡觉的，半间厨房。

由于我们的家实在逼仄，父母很早就有扩建房子的愿望。

在我上小学那年，父母虽然没在塆上扩建新房，但在陈家湾给我们买了几间草屋。按道理，一般我们这里叫什么家湾的，通常是整个家族的人都住在那里，住户至少都有三到五户。但唯有陈家湾，只住了一户姓陈的人家。

这户陈姓人家原本也不住在陈家湾，以前是住在镇上的，也不知什么原因，搬到乡下来了，从此安顿在了这里。

住在陈家湾这家人，一共三口人，姓陈的男主人以及他老婆，还有他们那个好看的女儿。这家人一直都不爱跟附近的人家往来。

这一年，这个与周遭事物隔绝了的陈家湾突然就出了事。

先是陈家湾那对夫妻经常被叫到镇上去“学习”，他们胸前挂着块大木牌，木牌上写着很大的黑色的字。

接着是这对夫妻好看的女儿也出事了。

有人说亲眼看见她和一个男人大白天就在槐树坡的槐林里做苟且之事。

不尽的传闻加上无休止的动荡，这一家三口最终选择了投井……

陈家湾这口井，是村里吃“大食堂”时候挖的。开挖出的这口井井口不大，但特别深，当时能满足一百多号人的日常生活用水。

水井里的水，两台抽水机没日没夜地抽了三天，依旧见不着井底。井口上从别处赶过来的一个刘姓知青等不及了，自己在腰间拴了根很粗的麻绳，央求着井口上的人把他放到井下，看看到底还有多少时间能把水抽干，也看看陈姓一家究竟是不是都跳进了这口水井。

刘姓知青全名刘桂清，出奇的瘦高。

第四天，天刚发鱼肚白的时候，刘桂清用手电往井里照了照，被眼前的景象镇住了，他脑袋一片空白，然后眼泪就收不住了。

他见到了陈姓一家三口——母亲紧紧地抱着女儿，父亲则把自己老婆和女儿揽在一起站在水井的中央。他们仿佛没有离世，只是站在井里享受着一抹别样的时光。

之后，抽水的和刘桂清费了很大的周章才把陈姓一家子拽出水井。

刘桂清看着“团聚”的陈家人，对着陈家的女儿喃喃着：“陈燕秋，你说话不算话，说好的我们一起过日子，一起照顾你的父母，现在你们一家子却独独抛弃了我……”

后来，刘桂清把陈家三口拉到槐树坡的槐树林去埋，他说：

“槐树坡偏，他们家生前就爱清静，槐树坡那里清静。还有陈燕秋生前就喜欢槐花，她说她喜欢它的白，它苦涩的香……”

三 月儿空空

我们家搬到陈家湾不久，有一晚，月亮起得特别早，又特别亮。月光在不断地延展中，把白天看到的一切，都挂上了一种朦胧。大地因此显得尤为空蒙，特别是偶尔响起的几声犬吠，使得这块大地不但空蒙，而且虚无。

我不知道我是刚睡着，还是睡了一阵，我被很大的喊声惊醒了。我听到我的堂哥大喊着，从我们家的坝子边过去。

我站在堂屋门口，看见我的父母站在坝子里，朝着我堂哥过去的方向，嘴里低声地说：“好端端的，怎么疯魔了。”而堂哥喊着的声却清清楚楚地传进我耳朵：“月光光儿空空，槐树花花儿白白，任你空空忙，由你白白活。”

自从堂哥疯魔后，我们这里的人家，在有月的夜就会被堂哥那串“月光光儿空空……由你白白活”切割断开——有人刚入梦，堂哥的喊叫声就到了，只得等堂哥的声音过去，才继续做梦；襁褓中被惊醒过来的孩子，则扯开了喉咙哭，把整个夜哭得高低起伏的。

在堂哥疯魔期间，我常听爷爷埋怨大伯：“当年你不该给你这娃子去陈家提亲。”同时也自我埋怨：“要早知道，就不该让大娃与我一道去埋那家姓陈的。”我大伯则用同样的话回我爷爷：“爹，真不是那回事，大娃不知从哪里听说当年传出刘桂清和陈艳秋在槐树坡苟且的事是他传的，且一传十十传百地铁定是他的样子，大娃觉得冤，心里就结了结，释不开来。”

我们家再次搬家了。

父母去了镇上安定下来，我则去了县城落户安家。

我曾经熟悉的塆上、陈家湾，以及槐树坡，随着时间慢慢地流淌，成了我记忆里的一段光景。

有一次回父母家去探望父母，父亲告诉我，槐树坡那个刘桂清死了，是疯魔了的堂兄埋的刘桂清，他把刘桂清埋在了陈家三口的坟旁边。

多年后，我在媒体上看到有人把槐树坡打造成了网红打卡地，而且把槐树坡改名叫“遗爱坡”。有一句招徕语很吸引人：“在这里产生的爱情，比洁白的槐花更纯洁。”

看着那段招徕语，不知为什么，我脑子里却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青色的月光照着槐树坡，槐树坡深处传出堂哥大声地喊：“月光光儿空空，槐树花花儿白白，任你空空忙，由你白白活。”

堂兄的声音很大，也很空，像月光里空无一物的天空。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江津往事·寻踪

主办单位：重庆晨报副刊部 重庆市江津区作协

冯玉祥乔装化名 在江津油溪募款抗日

□李健

1944年3月5日，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乘船来到江津发动“抗日献金运动”，曾在此暂住过21天。以卖字画和游说演讲来激发民众爱国热情，动员社会各界支援抗战。冯玉祥募捐途中，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在冯玉祥将军到达江津开展抗日献金运动的第9天，他和夫人李德全等在通泰门码头搭乘货船去白沙镇，由于货船是人货混装，船速很慢，到达油溪已是当天傍晚了，行船只得在油溪码头靠岸歇脚，第二天再启程前往白沙。

为安全起见，冯玉祥自称为安徽人，名叫冯焕章，受聘到白沙去教书。船靠油溪码头后，船老大带着冯玉祥一行上岸找旅馆住宿。由于码头人流量较大，岸上几家旅馆早已满客。正当冯将军为难之时，一位热心人介绍他们找到了附近开耙耙馆的付老板，付老板把他们介绍给开绸缎铺的老板李肇鑫。

李肇鑫，字少安、绍安，三岁多时父母双亡，六岁左右就去油溪的高铺当童工谋生，因踏实勤快又聪慧好学，深得老板喜爱。多年后，他开始经营自己的生意，后又做跑船生意。由于价差大，因而收入颇丰。后沿江发展了重庆、武汉和上海三个货站，又置办汽车跑昆明等地。到20世纪30年代末，李肇鑫成为油溪较有名的商家。抗战时，他积极筹集物资，还捐款1000余大洋。

1941年6月5日，在较场口大轰炸惨案中，李肇鑫

的旅馆和仓库被炸毁，造成重大财产损失和员工伤亡。其时李肇鑫正在云南组织货源，旅馆和仓库被炸，险些让其破产。大轰炸惨案后，他减少了生意规模，到抗战胜利后停止了“跑船”生意。

话题回到江津油溪镇。当晚，当家人把高大魁梧、穿灰色粗布棉长衫和布鞋的冯焕章迎进屋就座后，李肇鑫马上出来接待客人。李肇鑫身材同样魁梧且有几分儒雅，两人起身拱手见面对视的那一刻，好像有一种莫名的亲切。冯焕章说明来意后，李肇鑫立即安排家人收拾好房间安顿冯焕章一行，同时还准备了丰盛的晚餐款待客人。酒桌上，冯焕章与李肇鑫互问年庚，结拜成为兄弟。冯焕章比李肇鑫大16岁，因此冯焕章为兄，李肇鑫为弟。

晚饭后，李肇鑫与冯焕章摆起了龙门阵，言及重庆较场口产业被日本人轰炸，生意一蹶不振，冯焕章鼓励他咬牙坚持，说抗战一定会胜利。后来，还亲笔题赠李肇鑫“实业兴邦”四字条幅，落款为冯焕章。第二天一早，李肇鑫及夫人亲自送冯玉祥一行到油溪码头。临行前，他赠送了冯玉祥几段绸缎布料以及银两和当地有名的油溪耙耙。

后来，李肇鑫偶然在大公报上见到了冯玉祥在白沙开展抗日献金运动的照片，才知冯焕章原来就是冯玉祥将军。
(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油溪镇委调研员)

《江津往事·寻踪》 征文启事

江津历史悠久，人文厚重，有着1800多年的建制史。江津是中国长寿之乡，重庆市第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华诗词城市和中国楹联文化城市。聂荣臻元帅生于此，陈独秀先生逝于此。为挖掘江津历史人文，《重庆晨报》副刊部与江津区作家协会联合举办“江津往事·寻踪”征文活动。征文如下：

一、作者：作者不限，江津区内外作者均可投稿；

二、内容：主要反映江津的前尘往事。文史、党史、正史、津城秘史；奇事、趣事、怪事、佚事、鼎山故事，包括地名来历、历史轶事、人物奇闻、人文景观、民间趣事、山珍美味等；

三、主题：必须正能量，向上、向善、向好、向美；

四、内容：有据有因，拒绝胡编乱造。凡江津百姓耳熟能详之旧事如“莲花石爱情”爱情故事等，要写即要有新内容、新发现。老故事新角度、新写法，不得抄袭，不得侵犯他人权利；

五、写法：写法上注重“寻访”，要有现场感；

六、字数：每篇1200~4000字，若有珍贵照片可以配图；

七、在《重庆晨报》副刊和其他报刊择优发表，刊发稿件均配活动专用题花。征文结束后集辑出版，均给薄酬；

八、时间：即日起至2024年4月30日止。

九、投稿邮箱：

912529179@qq.com 17708332565@163.com

欢迎来稿，欢迎参与！

《重庆晨报》副刊部 重庆江津区作家协会